

SGRA Report

No.0042

第2届SGRA中国论坛

黄土高原绿化合作15年 从不理解与失败到相互理解与信任



SGRA

关口全球研究会

■论坛宗旨

本次会议是继 2006 年 10 月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专题讨论会“年轻人的未来与日语”之后，在中国召开的第二届 S G R A 论坛。本次会议隆重邀请 15 年来一直在中国山西省大同市的黄土高原上从事绿化运动的日本认定 N P O 法人“绿色地球网络”的事务局长高见邦雄先生奉献精彩演讲。配有日中同声传译。S G R A 计划在北京大学及中国各地大学举办各种论坛，广泛介绍日本民间人士在中国各地开展的公益活动。

■何为 S G R A ?

S G R A 是以长期留学日本并在日本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来自世界各国研究人员为中心组建的，其研究宗旨在于为勇于挑战全球化的个人或组织制定方针和战略时提供有益的帮助，为解决问题建言献策，并将其研究成果以论坛、报告书、网页等形式，广泛公诸于社会。对于每个研究课题，都分别由多国籍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小组，凝聚多门科学智慧，构建跨领域网络，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展开分析和考察。S G R A 不以特定的学科或某一群专家为对象，而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展开领域广泛，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活动。为实现优秀地球公民做出贡献乃是 S G R A 的基本目标。

论 坛 介 绍

第 2 届 S G R A 中国论坛

黄土高原绿化合作 15 年

从不理解与失败到相互理解与信任

演讲人：高见邦雄（绿色地球网络 事务局长）

主 办：关口全球研究会（S G R A）
协 办：绿色地球网络（G E N）
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
新疆大学化学学院
協 賛：国際交流基金北京事務所
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

<北京大学论坛>

会 期：2 0 0 7 年 9 月 1 4 日（星期五）下午 2 时～5 时
会 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新疆大学论坛>

会 期：2 0 0 7 年 9 月 1 7 日（星期一）下午 2 时～5 时
会 场：新疆大学研究生院报告厅

■ 演讲概要

绿色地球网络自 1992 年以来，一直在山西省大同市的农村地区进行绿化合作活动。大同市在北京以西，距离 300km 左右，是北京的水源地、也是漫漫风沙的风口地区。当地的沙漠化和水危机日益严重。俗话说“从零开始”，而在有着中日历史问题的大同开展工作则是“从负开始”。活动初期经历了连续的挫折，在得到日方专家及中方高级技术人员的加入之后，逐步走上正轨。合作双方经过失败和辛劳，增加了相互理解，终于开始互相信任。如今该活动被誉为“宝贵的国际合作成功案例”。演讲内容涉及中日合作的经验与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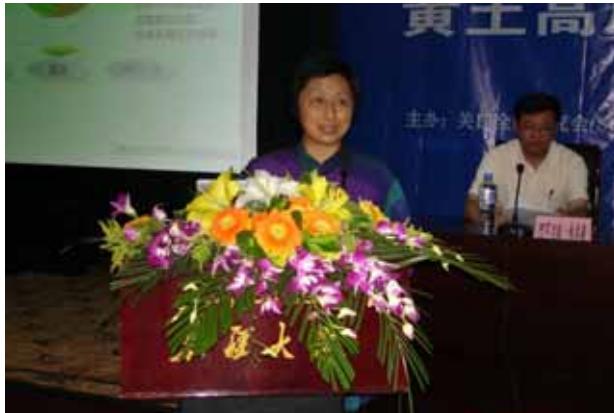
■ 演讲人简历

1948 年出生于鸟取县农民家庭。东京大学在学期间中途退学。在从事日中民间交流工作之后，1992 年参与成立绿色地球网络，负责大同项目。1994 年起担任事务局长。每年在大同生活 100-120 天。曾荣获友谊奖（2001 年、中国政府）、大同市荣誉市民（2006 年、大同市政府）等称号。中文著作有《雁棲塞北 — 来自黄土高原的报告》（李建华·王黎杰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年）。

北京大学论坛



新疆大学论坛



新闻报道

第二届SGRA(关口国际研究会) 中国论坛在乌鲁木齐举办

【本报讯】记者米丽班·

买买提明 由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主办,日本绿色地球网络(GEN)、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协办的第二届SGRA(关口国际研究会)中国论坛之新疆大学论坛于9月17日在新疆大学举办。论坛上,SGRA(关口国际研究会)事务局局长高见邦雄先生给广大师生和专业人士做了《黄土高原绿化合作15年:从不理解与失败到相互理解与信任》的精彩演讲。

SGRA(关口国际研究会)是以长期留学日本并在日本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世界各国研究人员为中心组建的,研究旨在为挑战全球化的个人或组织制定方针和战略时提供有益的帮助。

新疆经济报 2007年9月21日

يابونىيە گۈانگۈ يار شارى تەنھقات جامئىيىتىشك 2 - نۇوهتلەك جۈڭكۈ مۇھاكمە مۇبىرى ئۇرۇمچىدە ئۆتكۈزۈلدى

سۈرەتلەك خەۋەر

تىش ھەمكارلىق-جۇشتىمىسىلىك ۋە
مۇنىشىكىچە» دېنگىن تېمىدىكى ٹەلمسى
دوكاتىنى بېرىپ, يابونىيە يەر شارىنى
كۆكەرتىش ئورۇي GEN» اىسلەك شەھىدى
ئۆتكۈزۈلەتىللە ئالىدە 1992 -
پىلسىن يوبانلىق قاپالىلىقنى كۆكەرتىش
كەھۋالىنى تۆۋەتىشىرىدى.
ئۆتكۈزۈلەتىللە ئۆزۈمچىدە ئۆتكۈزۈز.
لوش چەت ئەللىرىدىكى خالقى تەشكىلات.
لەپەنلىك شەھىغانلىقنى پۈشىنىشىكلا ئەممىس,
قۇملۇشىنىڭ ئالىدىنى ئېلىپ, شەھىغانلىق
لېكىلۇكىسىنى ياخشىلاشقا ئوخشان يەر
شارى خاڭىتىرىلىق ھەمكارلىق تەمىلىرىدا
مەملەغ ۋە ئەفلىنى كۆچ ىتاب قىلى, چەت
ئەللىرىدىكى تېخىمۇ كۆپ خالقى تەشكىلات.
لەپەنلىك دەققىتى شەنگالغا ھەركىز لەشىۋ.
رۇشىكىپ يادىلىق.
مۇنېرەدە يابونىيە يەر شارىنى كۆكەر.
تىش ئورىي GEN» ئەشكىلانلىق شەھىدا
ئۇرۇمچىز ۋە دوكتور گۈنئەندى «سېرىق
تۈپلىق ئېڭىزلىكتىكى 15 يىللەق كۆكەر.



سۈرەتتە: مۇبىرى ساھىيغۇانلىرى يابونىيە تەورەپ مېھمانلىرىغا دوپيا تەقدىم قىلماقتا.
مۇبىرى بىز قۇرغۇشىنىڭ ئەپەپلىرى، فوتۇسى

新疆日报 2007年9月26日

SGRA中国论坛在我区召开

本报乌鲁木齐9月17日讯 记者方云静、实习生邓鑫报道:今天,第二届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中国论坛在新疆大学召开,绿色地球网络事务局局长高见邦雄以《黄土高原绿化中日合作15年》为题,向新大300多名学子作了演讲。

论坛由关口全球研究会主办。SGRA是以长时期留学日本并在日本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来自世界各国研究人员为中心组建的,其研究宗旨在于为勇于挑战全球化的个人或组织制定方针和战略时提供有益的帮助,并将其研究成

果以论坛、报告书、网页等形式公诸于社会。绿色地球网络是1992年以来在山西省大同市黄土高原进行绿化活动的日本非营利、非政府民间组织。

高见邦雄介绍了中日两国在大同市进行绿化活动时从不理解与失败到相互理解与信任的过程。他希望能够和新疆有关部门合作,为新疆水土流失防治尽一分力。

SGRA计划在北京大学及中国各地大学举办各种论坛,广泛介绍日本民间人士在中国各地开展的公益活动。

新疆日报 2007年9月18日

致词

开幕词

阿布力孜·伊米提

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现在我宣布，关口全球研究会新疆大学论坛正式开始。

我是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教授，叫阿布力孜·伊米提，今天的论坛由我来主持。

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从日本来的几位客人：

日本绿色网络组织事务局长高见邦雄先生；

日本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常务理事，关口全球化研究会代表今西女士；

日本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事务局长，关口全球化研究会运营委员长嶋津先生；

今天的论坛由关口全球研究会主办，由国际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和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赞助。同时得到了绿色地球网络事务局长高见邦雄先生的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今天到场的来宾有新疆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新疆教育学院进修的中学老师，以及日本留学生等，在此我向各位朋友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论坛在新疆大学举办是因为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从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获得过一年的奖学金，而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也是本次论坛的主要赞助后援。一会儿将由今西女士为我们讲述关口全球研究会和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的具体情况。

今天在新疆大学首次举办关口全球化研究会论坛，论坛的题目是“黄土高原绿化合作 15 年”。

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荒漠化非常严重。特别是在中国，随着人口的增加，自然资源的乱开发、森林的破坏等人为因素加快了沙漠化进度。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区原本就是个干旱地区。绿化是恢复自然环境的唯一方法。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高见先生，他从事中国大同的绿化事业已经有 15 年了。高见先生在大同进行绿化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对我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高见先生下面的演讲对我们了解大同的概况、绿化工作的紧迫性和日本各种民间组织对中国绿化事业援助将是一次极的好机会。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与日本文化，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国民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与合作所做的贡献。

论坛最后我们安排了回答问题环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大胆提出。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致词

欢迎词

王吉德

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各位来宾 / 各位专家下午好：

在这秋风送爽的日子，我们在新疆大学迎来了第 2 届关口全球研究会（S G R A）中国论坛的召开，首先我谨代表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向主办单位关口全球研究会的成员及其他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

很荣幸我们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能得到本次关口全球研究会中国论坛的协办权，感谢关口全球研究会给我们这次机会。

本次会议隆重邀请 15 年来一直在中国山西省大同市的黄土高原上从事绿化工作的日本“绿色地球网络”的事务局长高见邦雄先生奉献精彩演讲。论坛的召开有助于我们的相互学习和学术交流，更有助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支持和信任。

九月的新疆金色迷人，瓜果飘香，我们希望我们尊敬的客人能在新疆留下美好的记忆，期望他们在新疆工作期间工作愉快，身体健康！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講演

黄土高原绿化合作 15 年

从不理解与失败到相互理解与信任

高见邦雄

绿色地球网络 事务局长

大家好！

绿色地球网络从 1992 年 1 月开始在山西大同开展绿化合作以来，到今年差不多 15 年了。首先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地区沙漠化和水源不足的情况及我们是如何跟当地进行合作的。从人工卫星拍摄的照片图 15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区域表示没有植物生长，绿色区域表示有森林的地方）黄土高原就处于没有植物生长的红色区域。大同市北部流传着这样一个民谣，用中文说就是“靠着山呀没柴烧，十一个年头九年旱一年涝”（图 1）。跟大同合作 15 年以来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汉字真的非常奇妙，用几个字就能表达非常复杂的意义。每年大同都有干旱，今年也是非常干旱的一年。我从八月下旬开始在大同工作一直到秋末都没有下雨。过去的几年也只下过一点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是我们的一个林场，今年 7 月下旬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地表浸湿五厘米左右（图 2）。当地生长的基本上都是耐旱植物，但是蒿子、麝香草都已经开始枯萎了，在上面走你就能感觉到草干裂的声音。这是我跟广陵县一个农民在农田里照的照片

（图 3 和图 4），由于缺水大同农村的农作物生长得非常糟糕。这张是玉米地（图 6），按往常年份这个地方应该是绿葱葱的但今年没有。农民往往用切断毛细管的方法控制植物水分蒸发。而阳高县一带人们说每十年遇一次旱涝。1999 年这里发生了一次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干旱，2001 年又发生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干旱，农田里的谷子出穗，但由于干旱原因没有熟就干掉了。我曾见到过当地人把土豆抽出淀粉后剩下的渣滓放到粥里面吃的场面。

我所到之处基本上没有水。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村庄我们挖过 20 个井，现在只有 4 口能用，其他的基本上都干掉了。我们每天只能喝一点点水，整个村庄有 150 个人，那么水分到每个人头上就非常少了。除了人以外家畜也要喝水，水对当地人来说非常宝贵。1997 年日本的电视台来采访这个村庄，采访组三个人加上我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早晨主人给了我们四个人一盆水，所谓一盆水其实水深只有手掌的厚度。我们四个人开始用这个水洗脸，其实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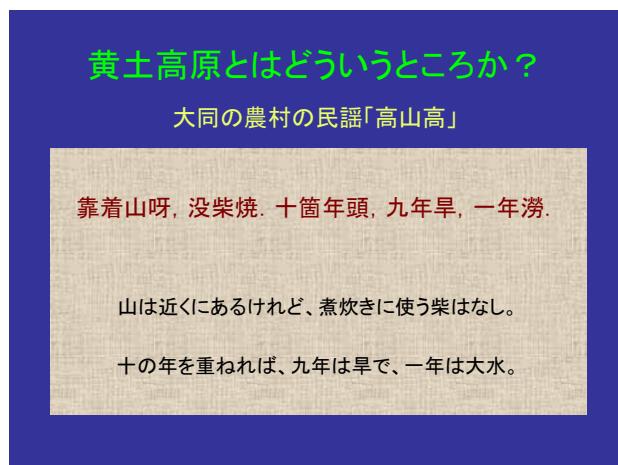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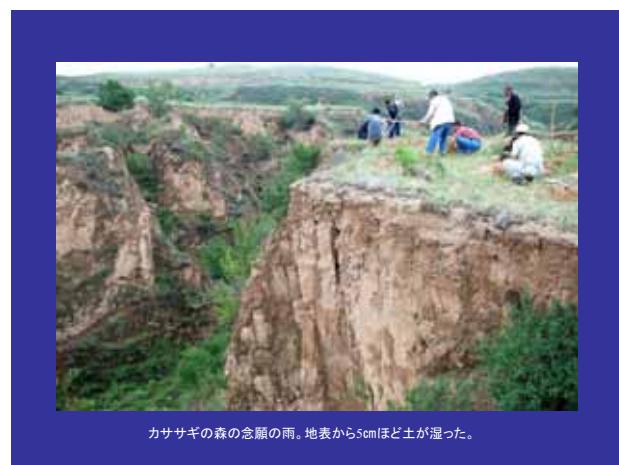


图 2

洗就是沾一沾水，我是最后一个洗的，最后我想把这个水倒到院子里面时，主人就喊住了我，说别倒掉，我要给家畜喝。当时看到这个场景我们感到很心酸，我们希望帮助他们挖井，于是我们在日本筹集了一部分资金为他们挖了一个 176 米深的井。●通水仪式上，村子里的一个老人握着我的手不放，他含着泪说“这么干净的水我从来没有喝过，也没有见过”。然后就哭了，他一哭我也跟着掉眼泪。我是因为在这里亲身体验过没有水的滋味，所以才有了帮助他们解决缺水问题，帮助他们挖井的这个念头。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我想我不会有当时的那个感受。我去调查了当地每个村庄的水的情况，结果我发现大同市所有的河都差不多干了。大家看这张照片河里面看不到一滴水了（图 5），让人非常震惊，农民也不指望河里还会流水，于是在这个河底种了玉米，毕竟和其他地方相比曾经是河底的这块地含水量还是比较高。这是 1992 年的照片（图 7），大家看到河底上还有我们种的小树，河边还有被冲刷的痕迹。从 1997 年以后这个河里再也没有水了。再看这张照片（图 8），这是桑干河的最大支流，中间有一个人工的堤坝，他们用这个人工堤坝把水拦住，由于今年的水是蓄下来的所以有一股恶臭的味道，桑干河最大的支流都是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想象到缺水的严重性。由于中国面积非常大，水资源分布不均匀。所以像大同这样缺水的地方非常多。中国有一位作家丁玲写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篇文章，我想如果她还活着的话现在可能会写《太阳照在玉米地上》。

今年 5 月 10 号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为确保 2008 年奥运会用水问题。据这位副局长的介绍，决定在明年 4 月份前将把太行山的水引到北京，就是南水北调北京和石家庄中线的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建好以后明年 4 月位于太行山的四个水库的水就会流到北京。在大同市有一条叫唐河的河（图 12），这条河就恰巧穿过太行山流入河北省。在唐河上游建了一个水库。明年 4 月份以后大同市南部的水会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流进北京，大同对北京的意义会越来越重要。

今年 8 月份，我邀请日本植物专家在太行山进行植物调查，在那里我们呆了几天。每到之处都会听到机器的轰鸣声。原来是太行山顶部地区在开采铁矿（图 13），虽然矿山入口处贴着“保护环境，安全第一”的标语牌子。但实际上工程根本就没有落实保护环境这个内容。山上容易下暴雨，一下雨太行山上就会出现水土流失现象。在这边工作的基本上是陕西和四川人，没有本地人。如果太行山地下没有矿资源，那么外面的人也就不会来这里采矿了。如果是本地人开采我想大概不会出现这种滥砍滥伐的情况。比如说煤矿本身除了含有铁、锰外，还有其他物质。埋在地底下时没有什么问题，一旦被开采出来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水污染问题。必须重视水污染问题，因为这里的水是北京的水源，所以必须采取对策，防止和治理这里的污染。

1995 年春天几乎没有下雨，但是到了 7 月底就开始下了，一直下到 9 月份，由于黄土高坡上居住的农民房子都是用土盖的，如果有大雨，房子就会倒塌被冲走。大同的农村有 6 万户人家，24 万人受灾，这样的洪水即使是十年一遇，但对当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大同雨季在 6~8 月份，在种树季节的 4、5 月份根本就没有水。所以当地人说，春天雨比油还贵。有一次，在 7、8 月时，我经历了一个小时 70 下毫米的暴雨。

大家刚才看到的图 1 里的“民谣”是用 16 千汉字来表达的。汉族的祖先创造了汉字，我们日本人也受到了汉字的恩惠。有一个日本人造了“森”这个字，上边的“木”原封不动，左下边写“水”右下侧写“土”然后读作“mori”（莫力）。它的意思是，只有底下有土和水的时候上面的树才能够长出来，水和土缺少哪样树都不会长出来，从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水和土的必要性和不可分割性。在黄土高原这样的地方植树造林就非常困难。所以要告诉大家在任何情况下尽量不要破坏水和土。在村子里没有柴烧，要生活下去连燃料都没有。黄土高原最大的问题就是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结果土地贫瘠连庄稼也长不出来了。而每年 7、8 月下的雨反而促进了黄土高原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的沙漠化，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实。

说的时间有点长了，我想大家也累了。下面给大家做个智力测试。根据中国公布的数字，每年流入黄河的黄土量有 16 亿吨，而这 16 亿吨土的 80% 是来自黄土高原。如果用这些土造一个高一米宽一米的大堤，能绕地球赤道多少周，答案有 3 周、5 周、10 周、30 周。答题请举一下手。正确答案是 30 周，有 7 个人答对了。14 号我在北京大学做过同样的测试他们只有一个人答对，在东京大学作报告时也作过同样的测试他们没有一个人答对。

大同这个地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样，他曾经是中国三皇五帝最活跃的地区，4 世纪和 5 世纪大同是非常繁华的，这里有云冈石窟（图 16）、寺庙等（图 17 和图 18）。古代在这个大同地区有非常繁华的文明，这么一比大家可能就会想，现在大同为什么这么落后。因为一个文明发达以后最终会向负面发展，逐渐消亡。大家再看这张图是大同地区的田（图 19），这种田叫三跑田，也就是说水、土、肥料都跑掉了。大同跟新疆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大同人口密度特别大，它的面积是 1 万 4200 平方公里，人口却达到了 315 万，当地有些地方不应该是当作农田，由于人口增长，有些地方不得不变成农田。更严重的是当地人养了山羊，这种羊喜欢爬到山上吃刚长出来的嫩芽，结果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种的树苗都被这些羊吃掉了。最近，中国政府开始禁止在这样的地方放牧，砍伐自然资源。但是有很多地方还没有真正落实。以前农民烧饭用的柴火，其实都是在森林里砍伐出来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越穷的地方人口就越多，日本也曾有过这种现象，越穷家里小孩就越多。为什么？在黄土高原上面，土地贫瘠、生产量也很少，需要活下去就要开垦大一点的田，大的田需要劳动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家里小孩多的原因了。他们农活还要去挑水，有的人家挑一桶水需要三个小时。当时我觉得很难理解就问道：“你们花三个小时就为了打一桶水？”那个农民反驳我说：“我为了生存最基本的东西别说花上三个小时，花三十个小时也值得啊。”听了他的反驳，我非常内疚，开始自我反省，当地生活情况

确实是非常严峻。

为什么小孩子会多呢？我在大同呆了一段时间后跟当地人也熟悉了，就开玩笑的问：你们是不是怕老婆跑了啊，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说，你不也一样吗？我说我不是怕老婆跑了，是怕老婆把我赶出去。在当地，女性地位很重要，但在干农活方面男性就重要了。如果一个家没有男性，那生活就很难保障。所以他们就要生男孩，如果是女孩他们还会要孩子，直到有男孩为止。这个是清明节时候的图片（图 21），在清明节去扫墓的基本上是男人，女人不能去墓地。在大同地区农村只有男孩才能当后继人，当地人的观念还是比较传统。水土流失导致贫穷，贫穷导致人口增加，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恶性循环。我认为，光靠当地人根本改变不了贫穷现象，希望国外的人能给他们一些帮助，大同是北京市的水源，如果北京市民再给予一点帮助和支持的话，大同会变得好一点，大同的环境变好的话，北京人的生活会更好。所以我们应该提高这方面的意识。中国政府所进行的退耕还林工作也是包含这层意思。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 15 年来我们展开了什么样的合作活动。

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山上种松树，大家都知道，陕西省和河北省之间有个太行山，环绕北京的是燕山山脉。初春的时候，黄沙会通过这个地区形成一个风口刮向北京市。如果在山上种树我们就会减轻沙尘暴，这是我们当初的目的。我们跟当地人合作种了一千万棵树。大家看这张图是 1999 年我们进行的开工仪式（图 24），大家看后面是一片荒地，我们秋天开始平整这个地方，跟沙漠比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种树的。当时日本来了很多合作团，他们跟当地人一起种树。他们种的是油松，苗特别小，当时很多人表示怀疑，说这么小的树怎么能成活，实际上这里面有个秘密。日本有一个专家叫小川真研究出来的方法，他们用红种牛根菌和松树的根一起生长，这样苗的成活率比没有处理过的苗的成活率高而且长得好。6 年后这里的松树长起来了。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图 28。



图 9



图 10



图 11



图 12



图 13



图 14

我们的第二项工作是在贫困村的小学校建设果园，主要种植杏树。因为有个“希望工程”，所以当地都称之为“希望果园”。最近情况可能有所改变，过去农村里有很多孩子上学都不能上到小学毕业。一般来说，再小的村子里也有小学低年级，但有高年级的小学只有比较大的村子里才有。而如果到附近村子的小学寄宿上高年级的话，花钱不说，那么大的孩子已经可以帮家里干活了，可能父母就会说“学校不去也罢，帮家里干活吧”。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失学的儿童中，有很多是女孩。因为父母如果送孩子上学，总是会优先男孩子。当我在村子里走动时，常看到本应去上学而却在照顾弟弟妹妹，或是跟父母一起下田的孩子们。我走近他们问道：“你为什么不上学？不想上吗？”，有的孩子回答很干脆“想上”，说完就低下头哭起来，还有的孩子什么也不说就逃走了。回答方式不一样，但我想，他们一定都很想去上学。我在想，这个问题难道没有解决办法吗？因为我们这个 NPO 组织的主要活动是绿化和环境，所以我们开展的活动要和这个主题保持一致，而不是说只要是好事什么都可以去做。但是我想了一晚上，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小学校里建设果园，将来果园的收入可以用来支援教育。年轻人们立刻同意了我的想法，但是就在我们准备实施计划的第一个村子，就遇到了困难。也就是我呆会儿要谈的历史问题。“我们不想接受日本人的施舍”，村里的老人们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们也有克服种种困难，最终成功的例子。我们从 1997 年开始在灵丘县努力建设果园。在其他村里大多只种杏树，但在这个村除了杏树，我们还种了苹果树、梨树、李子树、葡萄树、花椒树、核桃树等，种类很多。迄今为止我们种植的果园面积，加上最近几年种的杨树，约有 80ha。说起小学校里的果园，日本人一般都会想，是在校园的一角种着几棵果树而已，但其实不是。我们的果园颇具规模，光靠孩子们来照看的话不太可能，所以包给农民，收入的 70-80% 归农民，剩下的 20—30% 交给学校。

这个村庄几乎没有平坦的土地，以前曾是贫困村，但村里的年轻人们努力在后山开辟果园种植果树，现在已经成为县里少有的富裕村了。村里的积极

分子与我们一起齐心协力的合作，可以说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三项工作是在改进育苗培苗技术，在培养人才与网络化等软件方面进一步加强，并建立起专门的基地。绿色地球网络在最初成立时成员全是外行。既不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也没有林业方面的专家。因此，初期经历了不断的失败。我想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向日本专家做了工作，很幸运的是得到了现任代表立花吉茂先生等专家们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主要是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都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专家，刚开始时却都自带便当参加我们的活动。对他们来说，能够将自己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实际运用到中国这个规模宏大的实践场地，是再高兴不过了，也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报酬了。中国方面也有从大同市林业局退休后加入到我们队伍里来的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说起当地的植树造林，他们简直就是活字典。另外非常热爱培育植物的当地的农民朋友也参加进来。他们虽然没有在学校学习过，但在培育植物方面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就产生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组合。

合作基地包括，大同市南郊区平旺乡的“环境林中心”，灵丘县上寨镇的“自然植物园”，大同县聚乐乡的实验林场“喜鹊林”，大同县周士庄镇的“白登苗圃”与实验果园“桥梁林”，逐渐充实起来。

想说的还有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再给大家介绍一件事。1998 年，我听说大同市最南边的灵丘县里有几个自然林，这是当地的技术人员告诉我的信息。当时他说，有这么大（合抱粗的）一棵树，他用手臂圈起来比划着说。但是毕竟眼不见不为实，因为他说很近，所以我们当下就出发去看。可是怎么走也走不到。后来途中又问了别人，也是说，“不远，二里，好走”。我们振作精神，又开始走，可是走了几公里也还是走不到。问问村里的人，又说是“二里”。日本有句话说“乡间小路说近也近，说远也远”，说得就是这种情况。结果，最初的三趟我们都白跑



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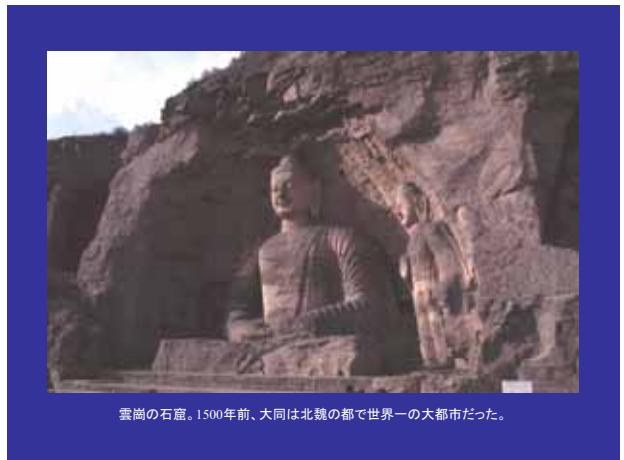


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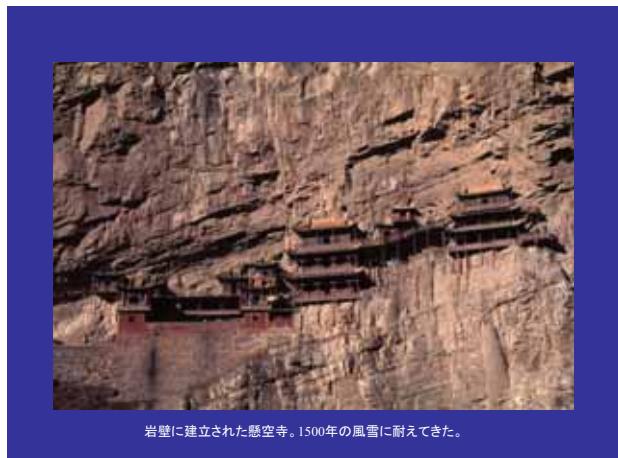


图 17



图 18



图 19



图 20



图 21



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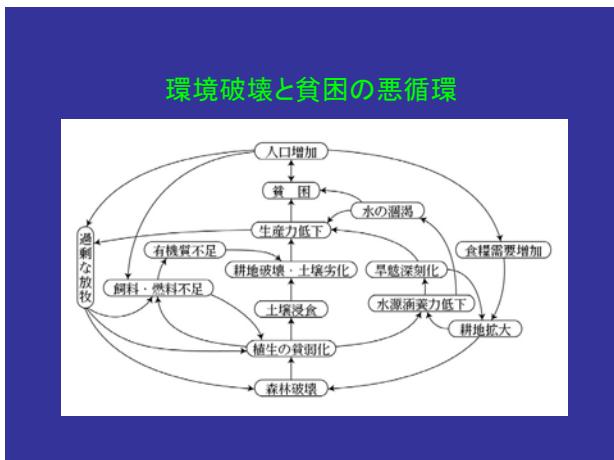


图 23



图 24



图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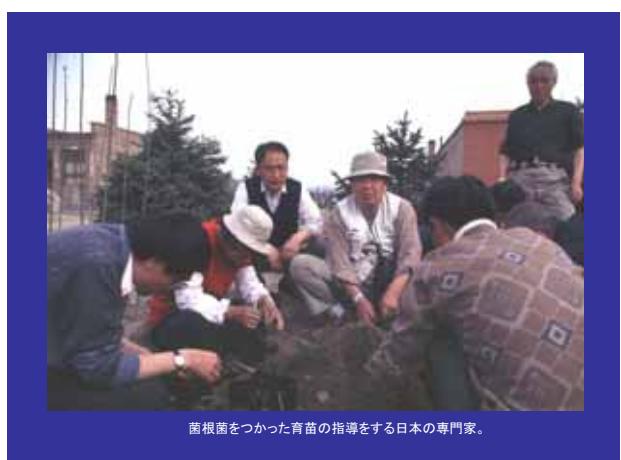


图 26



图 27



图 28



图 29



图 30



图 31



图 32

了。后来我们想，得好好准备才行，于是准备了便当，当天一大早就出发了。车开到能通车的最后一个村子后，又走了 4-5 个小时之后，终于找到了那片自然林。这是一片辽东栎、槭树、桦树、椴树、白蜡等落叶阔叶树为主的森林。当然已经不是原生林，而是遭到多次人为破坏之后自然再生的再生林。

通过分析几棵树年轮的结果，我们发现，这座山最后一次被人破坏是大约在 22 年前。后来就没人管了，让它自然再生。那么为什么之后没有被继续破坏呢，答案就在山脚下。原来是因为村子附近种植了油松，是 60 年代种的，但 20 年后，油松的树枝都可以用作燃料了。如果能在村子附近就能解决燃料问题的话，也就没有人到山里去找了。在村子周边种植油松，使得森林受到保护得以自然生长。

这件事非常有意思。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当地没有森林是人为造成的，是人口问题的另一种体现，我做了这方面的发言，也写了文章。但是我内心总在想，人类真的已经将自然破坏得体无完肤了吗，是不是这个地方原来就没有森林，或者是原本就没有森林生长的自然条件呢，我心里一直抱有这样一些疑问。而当我看见森林的时候，我的疑问完全解开了。森林生长的自然条件的确是有。不能说哪儿都可以，但的确是有具备条件的地方。而妨碍森林再生的正是人类，这一点可以断定。而后我们在离自然林不远的地方，获得了大约有 86ha 的一座山的 100 年使用权，并和附近的村子说好不允许砍柴和放牧。只是说好，还是不放心，我们在场地内修建了专门的管理房，派专人管理。然后从自然林里采集种子，培育幼苗后种植在山上，我们给它取名为“自然植物园”。

自那以来已经 9 年过去了，山上以辽东栎、椴树、桦树等树木为主生长了很多繁茂的树木。最大的树高 10 米以上，胸高直径达 15 厘米。树木生长很快是由于虽然地面部分屡次遭到砍伐，但根部留存下来了。而树木长大后落叶可以肥沃土壤，这样就进一步促进树木生长。开始了良性循环。由此，我们可以证明妨碍森林生长的正是人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水土保持对当地而言是首当其冲的任务，因此阔叶树比松树等针叶树要有效得多。而且一般的人工林，在种植后很长时间都需要花人力去管理。而自然再生的森林则没有人工进行管理的必要。

今年夏天日本的专家也去考察了，树种非常多，富于多样性。随着树木的增加，鸟类的种类和数量也在增加。鸟类一旦增加，它在别处吃的植物种子就可能随粪便播撒到地面，就会增加过去没有的植物种类。因此我们也有意识地种了一些结果实的树木，想吸引小鸟前来。

今后 3 年，我们得到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的支援，将进一步加强这个植物园的建设。但是这个项目真正能够体现它的价值我想还应该是在将来。可能是 30 年后、50 年后甚至更久。对我们这样势单力薄的 NPO 团体来说负担有些重了，我们希望能够在在中国找到理解这项工作价值的团体，能够共同管理。

其实，我在前面讲的都是前言。从现在开始才要进入正题。但是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我真的实在是不擅长讲话。

中方和我们在大同的这个合作项目，中方也好日方也好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参观。其中不乏政界和经济界的重要人士。他们看后无不感慨和惊叹，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是怎样建立起这样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的呢？其实最早将合作地点选在大同的并不是我们。当时把这里介绍给我们的是共青团中央的干部，现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付秘书长的曹卫洲先生。在中国看电视时，吴邦国接见外国要人时我们总能看见他就在旁边。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从大同市浑源县开始做，这里不仅对绿化非常热心，而且历史上就是美女的产地，还有好酒。被他这么一说，让我们感到是非去不可了。

1992 年 1 月，在最冷的时候我们到达当地，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个什么鬼地方，上当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同没有美女。我们的合作人员里有很多

女性，我要是这么说，那以后就没法去大同了。我说的首先是自然条件。我在开头介绍了阳高县的民歌，那里的自然条件完全如民歌所唱的那样。

而更严峻的是这里的历史问题。我最近才听说一件事，说是我去某个村子的时候，后面有好几个男孩子跟着，一边唱着“打倒日本，打倒日本”，一边捡起小石头，做出要朝我扔的样子。我当时完全没注意，所以反倒好了。不过即使我发现了，我也听不懂歌的意思。记得我第一次一个人去大同时，会说的中国话仅限于“你好”，“谢谢”，“再见”，“厕所在哪儿”这四句话。16年过去了，可我现在还是不会说中国话。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一个摄影师叫桥本宏二，他曾经连续6年走访大同农村，出版了一本摄影图片集。我的中文版的书里也用了他的很多照片。

1996年夏天，他去了大同市天镇县县城。当时正是午休时分，他肩上挂着4架单镜头反光相机出去拍照。可能是因为相机的原因别人认出他是日本人，于是他被一位老人叫住了。刚开始时气氛还很平和，后来就逐渐激烈起来了。桥本完全不懂中国话。他想大概是在说战争的事情吧，可以从气氛判断出来。周围聚集起了几十个围观的人。听了老人的话，围观的人也开始激动起来。而这样一来，老人也就更加激动，最后指着桥本的鼻尖开始骂起来，非常激动。而围观的人更加激动。桥本后来跟我说，“老大爷还好说，围观的人真的太可怕了。”那还用说吗？

青年旅行社的导游张红兵当时跟我们的团，他看见聚集的人群，就想会不会是跟我们团员有关。后来看见果然桥本站在中间，老大爷正在骂他。张红兵拨开人群，把老大爷的话翻给桥本听。概括一下就是，我3岁的时候，父母兄弟亲人全被日本兵杀害了。我是在父亲的尸体下才得以逃生。你知道这样的事吗？3岁孩子之后经历了多少困难，你能想象吗？后来张红兵对老人说，大爷，最近日本来帮助咱们植树造林，您知道吗？老大爷说，知道。这个人也是其中一员啊，张红兵告诉他。听了这话，老大爷说了声“对不住



图 33



图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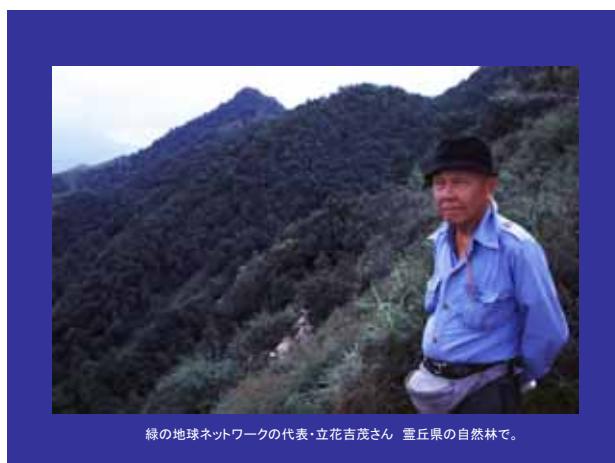


图 35

了”，拉着桥本在他穿的摄影工作服的所有口袋里都塞满葵花子和南瓜子。原来老大爷是在街头靠卖瓜子维持生计的。我跟桥本在一起，我也从他那儿听说了这件事。故事其实还没完。后来桥本只要一有机会到天镇县来，一定要去看望那位老大爷。而老大爷也只要一听说有日本人来，就去看看桥本来了没来。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吃午饭。两个人还一起干杯，我拿起桥本的相机拍了一张他们俩互相搂着肩膀的照片。后来我去桥本家时，发现放大后的照片放在镜框里挂在他家的墙上。我经常讲这个故事给日本的志愿者们听。桥本可能从谁那儿听说了，于是对我说，高见，听说你常跟人讲我的故事啊。桥本和我常打嘴皮子仗。当我正准备反击的时候，他却静静地了一句：“不过，真是个好故事啊”。这样就算是得到了本人同意，所以来我还一直在讲这个故事。就算不是马上，相信总会有相互理解的一天。

还有一点，一起努力流汗很重要。我们的合作为了让大家可以面对面近距离地开展工作，所以从一开始就从日本派志愿者到中国来。近年来每年都派 250—350 人，迄今为止累计达 2600 人。其中还有人来了 10 次甚至 15 次。毕竟，亲手种树并看着它长大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志愿者中最小的 1 岁半，最年长的 83 岁，各种职业和阶层的人都有。

我曾经在团中央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恋爱、结婚、育儿”的报告。简单地说，日中友好就像谈恋爱，想象着对方的优点，不去看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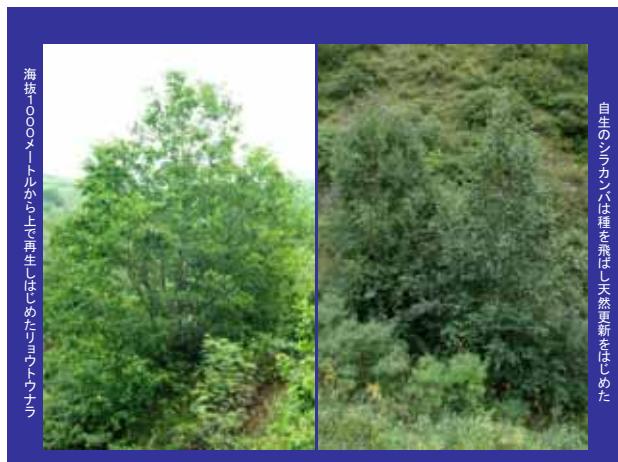


图 36

觉得自己的恋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而这一阶段是最甜蜜的。可是植树育林更像是一边要维系多年的婚姻生活一边要养育孩子，这就必须理解对方的缺点和弱点，互补互助才行。恋爱时可以高兴了见一面，见面也是双目凝视就足够了。而结婚生子则是越困难时越要紧紧依偎，面对困难，并肩作战。我做的报告大概就是这些内容。现在回头看看，的确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活动不仅困难多，失败也多，我们为了克服困难和走出失败，也作了很多努力付出了很多心血。而正是这些将日中双方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很顺利地就迎来成功的话，我想双方的感情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深的。

我们的合作事业坚持了 10 年多，初期的一些困难最近也越来越少了。中方人员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技术水平突飞猛进。我也学了一些东西，看问题不再像初期那么简单了。那么，是不是轻松了，可以完全放心了，其实不然。我们所从事的事业越来越复杂，难度越来越大，和以前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这正如养育孩子，孩子大了，又该有新的操心和烦恼了。另外，因为我不太懂中文，所以也许会有一些误会的地方。我想中国社会也正面临着复杂而巨大的问题。欧美和日本用了几代人才实现的现代化，中国用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在做，有问题也是很正常的。其中一个就是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这一点在讲水问题的时候提到了一点，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有一点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东部沿海地区和



图 37

内地的地区差距非常大。特别是山西省既不属于东部，又不算西部。据说山西省领导曾说过，山西省不是东西（既不是东，也不是西）。这里可以看出一种焦虑，因为山西既赶不上东部的发展，又不能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对象。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也在扩大。大同是煤炭之都，因为煤炭曾是老百姓的生活燃料，所以过去价格政府控制得很低。曾经一度煤比建筑用的砂石还要便宜。而另一方面随着石油和天然气时代的到来，有人认为煤已经成为过去了。可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大发展，煤炭反而供不应求，价格也从2000年1吨60元左右涨到2006年450元，6年涨了7.5倍。大同GDP的60%以上是煤炭及相关产业，这是基础中的基础。如果煤炭的价格照这个势头高涨下去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整体来看物价上涨过快。肉、蔬菜为主，食品价格显著上升。住房价格也在2年内涨了1倍。衣食住中只有衣没有太大变化，平稳。而家电、自行车等反而下降了。食品价格上涨，加上最近农业税的废除，你可能认为农民的生活好过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刚开始我就提到，今年是严重的旱灾，可能会歉收。即使不是这样，在条件差的贫困村，够自己吃就很不容易了，就算食品价格上涨，也不可能期望带来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化肥、农药以及农用器材也不断涨价，农民日子并没有好过。在城市里，总能听到有人议论某某靠卖煤发了大财，轻而易举不劳而获。城里人为此眼红不已，农民也不可能总是那么安分守己。而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中方合作人员的工作，我们客观来看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以前做好事很容易，现在做好事也难了”他们虽然这样发发牢骚，可是的确做得非常好。对我来说简直是想学也学不来的。而我只能通过继续这样的工作，去观察他们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成长，这是比树木成长更让人期待的一件事。

我的话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倾听！

解答疑问

(主持人) 谢谢高见先生精彩的演讲，高见先生演讲当中从中国的社会问题谈到中国的农业问题、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在这十多年中高见先生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进行了绿化工作，在这里我们向高见先生表示感谢！

日本现在无论在经济还是科技上都很发达，在四五十年前日本政府以 ODA 也就是政府开发援助形式向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东南亚、非洲等国家进行援助。特别是对中国给了非常多的援助。在新疆大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小岛奖学金，该奖学金创立人小岛先生也是一位日本人。在新疆大学也有很多老师去日本留学，他们在日本学习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现在对我校的科研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下面大家对高见先生的工作有什么疑问可以大胆的提出来，请举手发言。

(问题 1) 您演讲得非常精彩。您在我们中国展开的这项绿化合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工作，特别是给大同的农村地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您在大同开展这样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有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水井有所减少，这个市因为人口增加导致水井干枯还是其他的原因，这个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回答) 其实我自己也不大清楚为什么这里的井水没有了，河水也没有了，水库里面的水也干了，到底什么原因具体我也不清楚，有人说是因为降水量减少了才这样，我找过专业人员调查过当地这几年来的降水量，发现没有多大的改变。有人说是因为城市化造成用水过度才这样。我个人觉得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水被污染了，污水没有经过处理就排放，这些水会流到最低的地区影响地下水的水质。形势非常地严峻。

据我所知在新疆的吐鲁番有很多坎儿井，大概有 1900 多个坎儿井，现在留下来的只有 700 多个。水

干枯了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另外牲口也在不断的增加，最主要还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大同有一点我可以准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大同的灌溉用水是用地下水来进行灌溉的，山的上面和下面都是一样，住在山坡下面的人比较多，而且在增长。下面的人用水多了上面的人用的水就会减少，那么水井就会干枯。有这么一种规定就是山下的村庄要保证山上村庄用水量。山上的人可以去山下面买水，一升大概是 3 块钱，据说这个价格是城市自来水费的四到五倍，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现象。但是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情很多，我想大家也了解。

(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日本的 ODA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回答) 具体到什么时候还没有定，今年在北京大学开这个论坛的时候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也来了，他们说 ODA 不是完全停止，但是日元贷款是要停止，但其他的如利民工程、无偿援助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过去的一些取得日元贷款的比如机场、铁路这些基础设施方面的项目。环保、教育这方面的项目我觉得还需要继续做下去，当时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做 20 年，20 年之后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样我在这里也不好说，我今年 60 岁了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我想退休后让年轻的一代继续做下去。

(问题 3) 您这 15 年的工作非常值得尊敬，新疆的环境和大同不一样，我本人对野生动物有过相应的研究，由于缺水动物正在濒临灭绝。您能不能在新疆展开类似的活动，您有这样的计划吗？

(回答) 在北京我也讲过，现在我们没有这个余力了，而且资金也不足了。因为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我们的资金基本上都是从日本政府和民间筹集的。现在我们

一要考虑能不能筹到钱，第二要考虑在中国的这个项目能不能持续下去，我们处于这样的两难中。

刚才您说的野生动物我觉得比较为难，种树以后自然有所恢复，植物急剧增加。但是现在没有狼、鹰、蛇、野兔、黄鼠狼等等动物，生态已经不能平衡。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一次失败经历，有一次我们种了80公顷的杏子，当时这个乡的书记非常热心而且积极，于是我们就把这6万根杏树和钱都给他们了，把这件事委托给了他们。到第二年杏树开花了，看上去情况非常好。但是到第三年杏树全部死了，我们在去乡政府的路上看到这个场景，我们就去问乡政府这是怎么回事，当时这个乡的党委书记就说杏子长得很好明年你们能不能多投资一点。这个话跟我们见到的实际情况不符合我就觉得很奇怪，还有一个乡长说70%长得很不错继续投资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当时听到这句话我非常生气，我踢着凳子站了起来。那个时候有个翻译叫王萍，她当时是一边笑一边给我翻译的，我很生气就说王萍你这个翻译一点也不称职。她说我如实地翻译了乡长和书记的话啊，当时就是想吵架也吵不起来。最后我带这些人一起去杏林，实际上只有10%存活。原因第一首先受到野兔灾害，野兔啃掉了树皮，此外还有蚜虫。但是最大的原因是人的原因。是因为当地书记换届了。过去的书记比较热心于这件事，而新上任的书记跟以前的书记交接工作也没有做好，所以很多事他都没有关心到，当然还有其它各种原因。经历了一次非常惨痛的教训。

(问题4) 您好！刚才听您讲到，您在大同进行工作期间遭到当地中国人的一些舆论，对你们不太友好。在这里我作为一名中国人向教授表示道歉。虽然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日本人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和精神上作过一些坏事，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包括高见教授和你们组织的成员。你们对我们中国绿化作出了很多贡献，您也因此默默无闻的奉献了15年。我代表我们中国人向你们和你们组织的所有成员表示感谢。我想问的就是，是什么给了您动力驱使您在这15年里一直在荒凉的大同工作，为我们中国人做绿化工作的呢？

(回答) 我觉得我的话让大家产生了误会，我并不是一个大人物，其实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想到我烦了、我已经不想干了。像我们这样的民间合作活动开始做很简单，坚持下去是最难的，特别是像绿化合作这样的工作，这是一个没有钱可赚而且会很容易就会有不理想结果的工作。比如我们碰到旱灾，那么种的树都会枯掉，这样就前功尽弃了。你要是想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种的树即使它长得很高很大了你也不能够安心。这些年里和我们一起干的伙伴们有很多不干了，我觉得最聪明的人总是最先放弃，像我这样比较傻的人才坚持下来了。坚持了这么多年。但是，其实放弃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你在公司工作如果赚不了钱你就可以放弃再找一份新工作。但是，像干我们这样的工作，有多少人在后面支持。给我们支援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就算冲着他们的期待和信任我觉得我也不能放弃。我现在有600多个会员，有些人由于很多原因放弃了，因为要继续下去你需要很大耐心和毅力。现在对我来说最困难最无法做到的是放弃。所以怎么样继续下去，我想这是我今后的课题。

(问题5) 在我家乡很多农民都是把树砍掉，然后种经济作物，而且天气变化又非常反常，所以作物长得也不好。今年听我爸爸妈妈说8月份雨水特别多。我们县城的人也采取过退耕还林的措施。我想问您，你们是如何打动当地的农民让他们退耕还林的呢？

(回答) 你是黄土高原什么地方的？我明白了是陕西，陕西省我也经常去，那边的环境是比较恶劣。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那么容易成功，特别是你刚才说的果树，如果是谷子之类的植物受灾的话一年后会好，像这种经济作物受灾就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挽回。所以在计划的时候就要考虑周到，好好考虑种什么样的经济作物。在中国我发现有这种现象，如果有人种某种东西，其它人很盲目地也跟着种，而且有种的人越多越好这种观念。实际上最好的方法是小规模慢慢开始，如果可行的话再慢慢扩大。刚才我说过我种了80公顷杏子最后全部死了。如果刚开始在10公顷的地方种遭到灾害后的损失也会小一些。所以应该先

小规模试验，通过实践获得经验自信并且其它技术条件都到位以后再进行扩大。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好的方法。

(问题 6)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们那里实行退耕还林，就是县里给每个家庭树苗，让他们种树，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回答) 我觉得这个不是农民的观念问题，我认为是政府的政策问题。我在很多地方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深有体会。比如在农耕地里种树，如果保证收入的话是可以的。所以很多时候是政府在实施的时候在计划上有一些失误。这种事我们首先要到现场进行调查，看看我们的计划可不可行，在保证农民收入基础之上再考虑退耕还林。

(问题 7) 我想问高见教授您的人生经验是什么？想对我们当代年轻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有没有什么期望？

(回答) 我的爱人是这个组织的会计，我的两个儿子觉得我干的这个工作既不能赚钱又特别困难，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参与进来。我刚上大学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就像中国的红卫兵那个时代。我也经历了很多事，也有过很多次失败，现在觉得那些经历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磨练，所以我并不后悔。年轻人吗，我觉得失败了还可以继续从头再来，把失败当成自己的经验，不要干什么事都忧心忡忡、前怕虎后怕狼，要敢于挑战自己，这样才能全面发挥自己。

(问题 8) 我好像在大同见过你们，您好像扛着锄子，我现在想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你们。当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就想是不是近几年中国的沙尘暴厉害了，可能将来对日本的环境有影响。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为了日本将来的利益而实施这样的活动？请问您对这有什么想法？

(回答) 当时不是扛着锄子，是扛着锹的，也许其中一个人就是我。

中国的环境恶化的话日本的环境也会变坏，这是一个事实。日本现在开始有沙尘暴，这是一个自然现象跟沙漠化没有直接的联系，大家去黄土高原可以发现这个地方是由戈壁刮过来的沙土形成的，所以沙尘暴也有益处，它还有抑制酸雨的功效。什么事都不能以点带面，要从多方面考虑。

改善中国的环境不让其继续恶化，这样对日本确实有一定的好处。但我的主要目标和愿望只是希望当地的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问题 9) 在中国，您遇到过让您感动的事吗？您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回答) 我不是说没有让我激动的事，而是自己不会激动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一般都会变得比较平静。就如我们种的树长起来了，长得非常好。但还是随时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火灾，虫灾或者旱灾之类的，所以就没有大喜大悲的感觉了。如果有件事做不了了，我会把它当成一次失败，想方设法去克服。所以我失败的时候我会好好反省，然后重新再来。我觉得不管成功还是失败，这个过程会锻炼你的毅力和能力。

(问题 10) 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个精彩而发人深思的演讲，也很感激您的组织和您对我们中国进行的援助，作为中国新一代的大学生对自己国家所存在的这样环境恶劣和贫穷落后这种状况没有给与极大的关注，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您刚才说对中国边疆如新疆的环境问题您可能帮不了忙，有很多原因如资金等问题。但希望您相信中华民族不是把问题留给别人解决的民族，希望您对我们有信心，谢谢！

(回答)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大家应该有足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家很年轻，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又很聪明，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我想讲一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的社会问题都发生在偏僻地区，希望大家对贫困地区多给予关注。在日本，环境问题现在最受关注，日本一个农村曾经发生过很严重的公害病叫水俣病，那也是九州地区一个县的小

地方，而且是跟另外一个县交界处。这样的地方最容易被忽视，也很贫穷。希望大家多关注这样的地区，千万不能忽视。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

(问题11) 您现在有600多个会员，而且从事的是民间的交流和活动。我想问您，作为中国的大学生能不能争取加入这个组织补充他的后援力量。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参与到保护环境这样的活动之中。据我所知我们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每年有植树造林这样的活动。更多的学生很想从事志愿者这样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组织帮助他们。我想问你们有没有想过增加后备力量，而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回答) 非常感谢你的提问。因为北京离大同比较近，有一个称作北京自然之友的团体来大同参与我们的活动。但从新疆到大同我觉的有点远了，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你们自己能不能先开展起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觉得你们大学生应该从自己做起，自己首先在周边地区开展一些小型的保护环境的活动。

(主持人) 非常感谢高见先生的演讲和回答，因为时间的关系提问就到此结束。最后由我们SGRA的秘书长嶋津忠廣先生为我们致闭幕词。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大家一直坚持听讲很长时间，辛苦了，非常感谢。我是SGRA的委员长，我叫嶋津忠廣，去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SGRA的论坛，今年在北京大学和新疆大学能够继续举办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想向为我们这次论坛提供这么好的会场的新疆大学表示感谢，向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表示感谢，向为我们这次论坛提供赞助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和渥美奖学财团，还有与我们合作的绿色地球网络、北京大学日语系、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朋友表示感谢。有你们这么热心的支持我们的论坛才得以成功举办，向你们表示感谢！另外向本次论坛主讲人高见先生表示感谢。还有今天为我们做主持的阿布力孜老

师和给我们做同声传译的北京大学日语系两位老师，向你们表示感谢！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感谢！

高见先生的演讲吸引了我们的观众，演讲非常的精彩。这不仅是因为他善于演讲，更重要的是他多年努力所取得成果。绿色地球网络是在他的宏伟大志之下建立起来的。今天他为我们讲述了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以及一些真实的感人故事，我想大家一定有了很深的感受，所以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向他的努力表示深深的敬意。我们SGRA能够为大家介绍这样一些市民活动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虽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环境没有国界，在这一点我们加深了相互之间的理解。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朋友来听这次演讲。在大家的热心支持下，包括刚才踊跃的提问使我们能够把这个没有国界的共同的课题也就是环境问题介绍给大家。就像高见先生所说的虽然不能马上做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起流汗一起出力加深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论坛也做出了一点点贡献，对此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每次的论坛我们都会做成一本报告书，今天的也会做成报告书，然后传达给社会。今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论坛。为了做一个参考，希望大家协助填写一下手上的调查表，请大家合作。大家手上的表最下面有一个SGRA的网站，从这里可以免费订阅SGRA的电子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申请。

最后再次向来参加论坛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
我的致词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北京大学日语系孙建军和丁莉老师。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后记

■ 今西 淳子

第2届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中国论坛于2007年9月14日(星期五)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报告厅、9月17日(星期一)在新疆大学图书馆二楼报告厅隆重举行。去年10月、以“年轻人的未来与日语”为主题的首届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中国论坛也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报告厅举行。从今年开始、我们决定把日本的NPO和NGO等民间团体的活动通过中国论坛介绍给大家。因此,我们首先邀请了在中国从事植树造林活动的日本NPO法人“绿色地球网络”事务局长高见邦雄先生来发表演讲。这次邀请、起因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我翻阅《朝日新闻》时、发现高见先生的文章写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想找机会让他讲一讲自己的体验。后经SGRA会员中村小姐的介绍,得以在北京和乌鲁木齐实现了这个愿望。我感到非常高兴。为了能让听不懂日语的中国学生也能参与我们的会议,特意邀请了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的老师给我们作最高水平的同声传译。

绿色地球网络(GEN)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山西省大同市的农村地区进行植树造林活动。大同市在北京以西,距离300公里左右。是北京的水源地、也是慢慢风沙的风口地区。当地的沙漠化和水危机日益严重。高见先生一边用课件(Power Point)给我们看了许多图片、一边给我们介绍了他在大同开展的工作。即:(1)为防止沙漠化的植树造林、(2)在小学校里建设果园、(3)保护自然森林等。并且,他还给我们讲述了在非常严峻的自然条件及其有着中日历史问题的大同展开工作的艰巨性。在开展活动初期,他经历了连续性的挫折,后经得到日方专家及中方高级技术人员的参与,才逐步走上正轨。此间,日方与中方都经过了失败与辛劳,增加了相互理解,并终于开始互相信任。如今,该活动被誉为“宝贵的国际合作成功案例”。高见先生的讲演赢得了高度的评价。被他的讲演吸引的听众说:“3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另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北京大学和新疆大学的许多学生也给我们阐述了自身的感受。比如:“重新认识了黄土高原的严峻、重新认识了日本”、“了解了民间合作的情况以及日本国民的友好之心。认识到了有关绿化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了解了高原水源不足的情况。没有节约用水感到可耻。至今就连有那样的土地都没晓得。今后,想为此做点儿什么”、“环境问题在日趋严峻。通过论坛得知了高层次的教育者们正在努力,我们看到了希望”等。我想,这次论坛对他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在北京尽管下了罕见的大雨,但是,以赞助我们的国际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的小岛寛之副所长一行为首,在中国进行植树造林活动的JICA的全体成员、GEN大同事务所所长、渥美财团理事长以及北京大学的学生等100多名参加者汇集了一堂。还有,在乌鲁木齐以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为首的全体教师以及许多学生汇集在一起,备有的300多个同声传译器竟然没够用。谨此为实现两个论坛而付出汗水的SGRA的两个会员,即北京大学的孙建军和新疆大学的阿布力孜致以诚挚的谢意!

■ 孙 建军

讲师高见先生说：“跨越当地行政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好不容易从遥远的国外来参与合作，但是不仅有必要得到当地百姓的信赖，而且为要抓住行政的“动脉”而下的一番苦心可非同小可啊。与村民一起吃住，即使是达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但是最不堪忍受的也是因为遇到了所谓的政府干部的干涉与妨碍。初期的失败更多的也许是来自于这样的“不理解”。与行政打交道，就连中国人也很难。我很佩服作为外国人的高见先生的努力。

日本合作者的“聪明人逐渐远离而去”。事情的开始好像很简单。高见先生给我们讲述了持续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但是，实际上他却给我们告诉了持续的重要性。为了成功一件事、面对困难，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在北京会场汇聚了许多日语系的学生。我想，语言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是得到人生的启迪更是重要。对于只接触过日语其语言、或者小说、连续剧、动画、游戏机等日本文化的学生来讲，高见先生的讲演、高见先生的所作所为也许是很奇特的。原因在于大家平时没有接触的机会。不过、从疑问解答时所提出的问题来看，我认为对他们好像有很大的冲击。我想，“如何把从大同逃脱的人又能叫回到大同来？”这一提问，实际上好像是一个自问自答。我们通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能达到重新自我认识的目的就好了。

■ 阿布力孜

通过这次论坛感受非浅。如果把它变成通俗易懂的文章的话，对于只研究理科的我来说那就太难了。通过3天的同行，我认为讲师高见先生犹如研究植物的大学教授。绿化是重建自然环境的唯一手段。我强烈地感到，高见先生持续15年的绿化活动的宝贵的经验对于本来就是干燥地区，沙漠化日趋严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可贵的。

直到论坛开幕，我一直在担心会场是否会满员，最后会剩下多少人等。今天，从大学生那里接过来参加者名册一看，感到非常吃惊。居然有391人的签名！其中，有新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资源环境学院、人文学院、新闻学院、生命学院、物理学院等院系的老师和学生、还有日本人留学生和在新疆教育学院研修中的高中老师等。通过这次讲演，得知年轻的学生们非常关心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国际交流、国际合作等问题。

我已感觉到高见先生的讲演，给新疆大学的学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论坛之后，学生和老师们都对我说，讲演内容和翻译都非常出色。这次论坛是新疆大学历史上首次实施的同声传译。并且，也成了SGRA论坛中参加人员最多的论坛。我也衷心地希望这个交流活动能够持续下去（虽然很累）。

S G R A Report No. 0042

第2届 S G R A 中国论坛

黃土高原绿化合作 15 年：从不理解与失败到相互理解与信任

編集・発行　关口全球研究会（S G R A）

〒112-0014 東京都文京区关口 3-5-8 渥美国際交流奨学財団事務局内

電話：03-3943-7612 FAX：03-3943-1512

Homepage: <http://www.aisf.or.jp/sgra/>

E-mail: sgra-office@aisf.or.jp

発行日：2008年2月20日

発行責任者：今西淳子

印刷：藤印刷

关口全球研究会 禁止随意转载 引用或寻问有关事项时请与本杂志联系。

